

凤
尘
舞
蝶

阿章
黄志远

上海文艺

阿章 黄志远
上海文艺

原著
出版
社 邱

改编

二十四集电视连续剧《风尘舞蝶》
风靡荧屏





90256219

风尘舞蝶

fengzengwudie

阿章
黄志远
原著
邱伟鸣
改编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RBF82/6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尘舞蝶/阿章,黄志远原著;邱伟鸣改编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
2001.11

ISBN 7-5321-2371-0

I.风… II.①阿… ②黄… ③邱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0387 号

责任编辑:丁元昌

封面设计:陈平

风尘舞蝶

阿章 黄志远 原著

邱伟鸣 改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2 字数 307,000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,100 册

ISBN 7-5321-2371-0/I·1854 定价:1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512-6063782

内容提要

花容月貌的上海滩头牌舞女花红艳、白黛林吸引了无数男人贪婪的目光。然而，她们的真爱都奉献给了心中的白马王子。活泼开朗的花红艳深爱着忠厚勤奋的龙耀宗，却嫌他软弱而冷淡他。勇敢热情的报社记者陆蒙山趁机狂热地追求她，但她仍心仪龙耀宗。为了解救蒙冤入狱的龙耀宗，她被迫向伪警备区副司令江砥平献出了处女身。江砥平贪得无厌，也不放过柔情似水的白黛林。她的养父白厉冰是黑社会头目，为了争夺白黛林等十姐妹的卖身契和她们的血汗钱三十万美金，江砥平和白厉冰展开了殊死拼搏。正直善良的年轻军官鲍望存为维护十姐妹的利益，经受住了江砥平的严刑酷打，同时博得了白黛林的芳心。江砥平步步引诱白黛林，逼她为妻，她宁死不嫁……

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旧上海的纷繁世界和苦乐人生，人物形象鲜活，故事曲折，情节起伏跌宕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

260

R3782/07

3
风 尘 舞 蝶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多事之夜/ 1 | 第 十 三 章 | 百般无奈/202 |
| 第 二 章 | 婚筵惊变/ 16 | 第 十 四 章 | 拼死营救/220 |
| 第 三 章 | 放虎归山/ 36 | 第 十 五 章 | 勉力而为/237 |
| 第 四 章 | 另谋生计/ 54 | 第 十 六 章 | 明争暗夺/255 |
| 第 五 章 | 情窦初开/ 71 | 第 十 七 章 | 拼死抗争/272 |
| 第 六 章 | 风波迭起/ 86 | 第 十 八 章 | 逃离魔爪/289 |
| 第 七 章 | 沉重代价/103 | 第 十 九 章 | 惨遭陷害/306 |
| 第 八 章 | 得而复失/117 | 第 二 十 章 | 孤岛血案/323 |
| 第 九 章 | 风雨欲来/133 | 第 二 十 一 章 | 瓜熟蒂落/341 |
| 第 十 章 | 拐卖风波/149 | 第 二 十 二 章 | 卿本痴心/358 |
| 第 十 一 章 | 节外生枝/168 | 第 二 十 三 章 | 你死我活/374 |
| 第 十 二 章 | 步步紧逼/185 | 第 二 十 四 章 | 雨过天晴/390 |



fengchenwudie

再而三地让老百姓失望,但具有野草一般生命力的希望,在老百姓的心中终究要顽强萌发。

况且眼下已是春天了。春天,是野草吹又生的季节,更是希望的季节。

斐尔南路上,有一家国华大舞厅,在上海滩几百家舞厅中,颇具盛名。国华舞厅不仅门面气派舞池宽敞,更兼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:它的南面,紧靠着当时威震远东、现在也雄踞中华第一的南京路(时称大马路),东首步行十来分钟,便可到达外滩,西面不远的牛庄路上戏园书场、饭店酒肆林立,而舞厅北面,一条苏州河串起几十座码头,历来是一些神秘人物做生意的风水宝地,实在是个闹中取静出入两便的大好市口。当然,国华的出名并不完全依赖这些,中外古今舞厅的制胜法宝终归是舞女,舞厅老板龙耀祖自是比别人更懂得这一点。国华的舞女个个年轻漂亮,又各具特色,有秀丽文静的,有热情奔放的,还有火辣风骚的,以满足各色舞客的不同喜好。特别是近两年来,国华舞厅推出了一红一白双头牌:花红艳和白黛林,一个如火样热烈,一个似水般柔情,迷得舞客纷至沓来,流连忘返,龙老板在她俩的身上着实赚饱了钱。

然而,就在这个春光明媚的三月天,国华舞厅惊爆出一个新闻,当红舞女花蝴蝶花红艳要嫁人了,嫁的是年过四十的舞厅老板龙耀祖!为渲染气氛招揽生意,还雇了两个十几岁的男孩,身穿醒目的杏黄色褂裤,一人持一叠套红传单,在舞厅附近向过往行人分发。

男孩一面奔走,一面大声嚷着:“看啦看啦,国华头牌舞女花红艳喜作商人妇,最后一场献舞!今晚最后的机会,错过了后悔一辈子呀……”

一名中年舞客手持传单发愣,喃喃自语:“什么,红花艳要嫁人了?谁这么好福气啊?”拔腿朝国华舞厅跑去。

果然，国华霓虹招牌的两侧，垂挂着两条大红布幅，左边是“红艳今作绝唱”，右边是“黛林从此无双”。各路舞客送的花篮把偌大的门厅挤得水泄不通，一路逶迤摆到门外来，黄包车还不停地往这儿送，满头大汗的舞厅小弟又得按名头地位将花篮重新排放一遍。五颜六色的气球随着春风来回飘荡，将气氛渲染得越发浓烈。

售票口早已聚集了一大帮人，熟识的和不熟识的舞客议论着，不时爆出一阵阵淫邪的浪笑。

中年舞客一头插进来，张口就问：“哎哎朋友，听说没有，花小姐要嫁给哪个老板？”

“哪个老板？龙耀祖龙老板嘛！”

“龙老板？这不是从锅里舀到碗里吗？”他不知为什么有些失望，“国华本来就是龙家开的。”

一个老舞客斜了他一眼：“什么什么？锅里舀到碗里？我说老弟啊，今天只要买舞票，花小姐的腰人人都可以抱，可明几个当上了龙家的姨太太，这杨柳细腰你敢碰吗？”

众人又是一阵哄笑。

中年人脸上有挂不住，讪讪地说声“买票去”，钻出了人堆。不过，他心里的疑团仍未解开：这如花似玉的花红艳怎么可能嫁给年纪比她大一倍的龙耀祖做二房？虽说舞女当小老婆在上海滩比比皆是，但以花红艳的天生丽质和脾气心性，给龙耀祖做小总是难以想象。更何况在舞厅内外向花红艳大献殷勤，要娶她为妻的人多的是，其中不乏高官巨贾远胜龙耀祖者。真令人费解。

午后，国华舞厅开门营业。

一般而言，行称茶舞的下午场客人总是寥寥，能上个三四成座

就算不错。不过今天非同寻常，大门甫开，一大帮舞客就急吼吼地往里拥，并且迅速占据了靠近舞池的位子。赶茶舞的客人，口袋都不是那么饱满，人人心里都清楚，就凭手中的那几张舞票，要想在夜场同最后献舞的花红艳共舞一曲那简直是做梦，多少腰缠万贯的大阔佬在别苗头呢。他们只是想碰碰运气，捞不着同花小姐携手共舞，让她转一转台子，讲几句话也是好的。另有一些人就连同花小姐讲几句话的奢望都未曾有，囊中羞涩，买了一张舞票进舞厅，纯粹是为了一睹自己心仪的舞女的芳容，如痴如醉地欣赏她的舞姿，并在一曲终了时使劲地鼓掌。可以说，每家舞厅、每个红舞女都拥有一大批这样的朝圣者。生意清淡的时候，舞厅借以维系人气，一旦市头转旺，这些人就成了驱之不去的苍蝇。

在舞厅大班马春山的眼里，这些人无论何时都是令人生厌的苍蝇。你把他当舞客吧，别指望从他手上得到一文小费，不把他当舞客吧，人家是买了舞票的。今天下午，马大班一看拥进来这一大帮苍蝇，马上倒了胃口，一张逢人三分笑的脸也变得阴沉沉的。

“大班，花小姐呢？怎么还不出来？”

一个多小时后，终于有人发难了。随着这一声叫喊，众人七嘴八舌地跟着起哄，吵着要花红艳出场。

马春山不禁在心中冷笑，哼！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，配在国华大呼小叫的。他很清楚，为了舞厅的招牌，白小姐和花小姐有时也会出现在茶舞的场子里，但那只是奉命行事、虚应故事而已。今天这样的日子，她俩怎么会来？不过，他还是双手抱拳，高高地拱了几拱：“对不起诸位，就来，就来，已经派人去请了。”

“花小姐不来，我们请白小姐！”

“对，白黛林！白小姐！”这时，另一群人也嚷嚷起来。

前一帮人也不甘示弱，敲着桌子齐喊：“花红艳，花小姐！花红艳，花小姐……”

散布在各处的抱台脚朋友(舞厅保镖)发觉情况有异,连奔带跑到,眼中凶光四射。而马大班则摇摇头,一笑了之。他从十七岁起就在各大舞厅挣饭吃,可谓见多识广,心中有数。让他们去闹好了,越闹舞厅的人气越足,国华的牌子越响,正好给今晚的高潮戏推波助澜。

他挥挥手,让抱台脚朋友散开,然后朝乐手们大喝一声:“乐队,给我卖力点!”

国华舞厅顿时沸腾起来。

阳光渐渐散淡,一辆涂满广告的有轨电车轰轰隆隆地自徐家汇方向驶来。车上乘客不算多,有人看报,有人晃荡着脑袋打盹。

靠近前门的座位上,端坐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女郎,一身做工考究素净的旗袍,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那曼妙的体态。她就是白黛林,刚从徐家汇教堂回来。她并不是个教徒,只是由于常去那里,便同几个嬷嬷熟识起来,也时常参加一些宗教仪式,听听布道,做做祷告,渐渐虔诚起来。

电车靠站,又丁丁当地开了。开头谁也没注意,上来了两个伤兵,一人拄着拐杖,一人吊着胳膊。门口的一位中年妇女看见了,连忙起身闪避。

“长官,请这里坐,这里坐。”

伤兵也不作谢,大模大样地坐下,屁股左右一拱,又腾出块地方,招呼同伴坐下,一面掏出香烟来。

卖票的习惯性地招呼道:“上车请买票哇,下一站……”

拄拐伤兵一听,呸一声吐掉香烟,张口骂道:“妈了个疤子,你吆喝个啥?老子坐火车坐轮船都不买票,坐你这个烂电车,妈的!”

卖票的谨慎惶恐地走过来,弯了弯腰,赔着笑脸说:“误会误会,长官,哪敢叫您二位买票啊,我这是喊顺嘴了,吆喝别人呢。”



啪！他挨了一记耳光。

拄拐伤兵边打边骂：“别人个尿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，就上来我们哥俩！”

白黛林见打起来，本能地往后缩了缩。

一位白须老者上前劝道：“有话好说，长官，动手是动不得的……”

见有人出头，乘客们也七嘴八舌地谴责起来：“伤兵也得讲理啊，简直无法无天，乘车不买票，吃饭不给钱……”

拄拐伤兵恼羞成怒，咆哮着：“谁他妈的吃饭不给钱？妈的，今天不说清楚谁也别想走！给我停车！”

吊胳膊伤兵快步来到车头，动手乱扳操纵杆：“停车，停车！听见没有？”

司机大惊失色：“这个不能动，长官，要闯大祸的！”

伤兵一膀子顶开司机：“不能动？滚开，老子今天就偏要玩玩！”

伤兵说罢用力一扳，电车如脱缰野马呼地一下子向前飞窜，全车乘客人仰马翻，乱作一团。

电车狂奔。车厢里、马路上，一片惊恐的喊叫声。

这时，只见一位身着茄克衫的高个子青年从车尾急步赶来，对着伤兵震耳欲聋地怒喝：“住手，不许捣乱！”

伤兵丝毫没把他放眼里：“滚你妈的，老子高兴！”

青年伸手欲扳制动闸，冷不防后面的伤兵抡圆了手臂给他一拳，鲜血立刻就流了下来。青年顾不得擦拭，转身拔拳还击。开车的伤兵扔下车子不管，挥舞双拳上前助战——这时候众人看出，这两个兵的“伤”都是假的，打起来又快又狠。高个青年一个对俩，非但没有怯阵，反而越战越勇。

忽然，电车进入一个弯道，车身一斜，众人纷纷跌倒。更紧急

的是，车头前不远，有个穿红裙子的高中生正欲骑车横穿马路，她显然被隆隆狂奔的电车吓坏了，一个趔趄摔倒在铁轨中央！

高个子青年从大家的惊呼中发觉险情，迅即抛下对手扑向车闸，用尽力气往后一扳。

车轮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，冒着火星向前滑动，巨大的惯性推着电车向少女逼近。姑娘吓傻了，本能地抬起双臂……

电车终于在离姑娘几步之遥停住了，众人尚在余悸中，两个兵迅速拉开车门，溜之大吉。众人将高个子青年团团围住，司机更是感激涕零：“谢谢先生，你救了这小姑娘，救了我们大家！今天多亏了你，我们上海人最怕当兵的。”

青年苦笑着，一手接过一块手帕擦擦嘴角的血迹，一手捂住被急刹车撞痛的肋部，下了车。

白黛林把头扭向窗外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他的背影。刚才那块手帕就是她递上前的，她从心里赞叹他的见义勇为。

心有灵犀似的，那青年忽然回了一下头，于是，有了一次四目对视的机会。

白黛林踏进娜娜的家时，看到她正在替儿子怀生理发。环顾这个布置简单但又充满欧陆风情的房间，再看看被疾病折磨得消瘦苍白的娜娜，白黛林的心就像被针刺一样。

“大姐，你这又是何苦？”

娜娜笑笑：“没什么，这就好了。怀生，快去洗澡吧。”

白黛林拿来扫帚，说：“你快歇着吧，这种事……”

“日子不多了，能疼孩子一点是一点。”

娜娜坐下。尽管病入膏肓，她的坐像仍保持着当年做模特儿时的挺拔自然，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。娜娜是国华舞厅的前任头牌，与白黛林和花红艳俩感情甚笃，三人义结金兰，情同手足。关于生活，关于爱情，两个少不更事的妹妹从她那里受益匪浅。她的

丈夫是个画家，由于抽烟太凶得了肺病，娜娜变卖了家产以求一治，最终回天乏术。更不幸的是，这期间她自己也被传染，等办完了丈夫的后事，竟发觉已到了晚期。这几天，她感到越发不好，什么都吃不下，常常大口大口地咯血。

白黛林将带来的东西一一放好。娜娜病重，怀生又小，她总是买一些香甜可口的糕点过来。

娜娜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红色的小布包，递给白黛林，说：“红艳结婚我去不了了，你替我把这个耳坠子送给她吧，虽然只有一只了，但在我还算是贵重的东西，红艳该不会说我这个当姐姐的寒碜吧？”

“看你说的，娜娜！”白黛林打开来一看，是一只老式的纯金坠子，心想这大概是娜娜的丈夫给她的信物吧。不过她没有问，照原样包好放进包里。“红艳也真是的，没料想她真会答应给龙老板做小。这下跟龙耀宗的事情怎么了结？这不是故意跟自己作对吗？”

娜娜摇摇头：“红艳的性子我知道，她有一腔苦水说不出。她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要强，其实内心比你脆弱得多。”

白黛林再也无言。难道这真是做舞女的命运？

入夜，竟然飘起了雨丝。

斐尔南路尽头，停着一辆黑色福特牌轿车，尽管两侧的车窗紧关着，但国华舞厅激扬的萨克斯声仍然能够传过来。这里离舞厅并不远。

花红艳和龙耀宗并排坐在幽暗的后座，两人久久没有说话。但他们心里明白，不可能一直就这么坐下去。

终于，花红艳忍不住了，从手袋里掏出两张火车票，充满希冀

地说：“耀宗，你快说话呀！你看，这是今晚去南京的火车票，我们走吧。离开龙家，我们不会饿死！”

龙耀宗的脸上淌着汗水。此时此刻，他能说什么？一边是威严如父的兄长，一边是两心相悦的恋人。再过二十四小时，不，连二十四小时也不到了，自己心爱的红艳就将进入哥哥的洞房，恋人就要变成嫂子！然而私奔……他从来不敢想象，有一天会背叛龙家，背叛一手将自己拉扯成人的兄长。况且是带着哥哥的姨太太，况且无论逃到什么地方，都逃不出哥哥的掌心，况且……

海关大楼的自鸣钟当当地敲响，九点了。

龙耀宗忽然拉住花红艳的手，满面羞愧地说：“红艳，我……我现在还不能……”

“放开！”花红艳一抽手，慢慢地将火车票撕碎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，那我也不走！我去做她的小老婆！龙耀宗啊龙耀宗，算我瞎了眼！”

她将碎纸片狠狠地扔在龙耀宗的脸上，拉开车门下车，大步朝国华舞厅走去。

这时，有个人从路旁闪出来，小声喊道：“花小姐！”

花红艳一怔：“又是你！”

“只有我陆蒙山知道你在哪儿。不过请放心，今晚我没有拍照，更不想做新闻报道。”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今晚，我只想再跟你跳个舞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今晚我还是个舞女。”花红艳瞄了龙耀宗一眼，这是故意说给他听的。

龙耀宗坐在车内，完全像个木头人似的。

国华舞厅里闹翻了天，连一向自诩什么场面都摆得平的马大班都开始招架不住，失去耐心的舞客愤怒地挥动大把大把的舞票，

叫喊着要花红艳。晚场的舞客，特别是今晚的客人他可不敢得罪，可又没料到花红艳这么晚还不到场，心头怒火万丈，表面上还得赔笑脸，同时将舞女们支使得连场转。

忽然，一名小弟悄悄来报，花小姐到了，正在里面化妆。马春山像落水人终于抓到了船帮，抹一把汗水，跳上歌台大声宣布：“诸位，诸位，今晚舞厅的皇后、我们的花红艳小姐马上就要出场啦！让我们为花红艳小姐的最后献舞干一杯！”

砰砰砰——香槟酒塞飞上天花板，几名小弟托着满盘的酒杯分到各桌，客人们早已兴奋起来，碰着杯，高声叫着花红艳的名字。突然，全场灯光一暗，当追光灯亮时，只见盛装的花红艳已亭亭玉立于舞池中央。

顿时，掌声、喝彩声、嘘叫声、音乐声响成一片……

舞厅外，福特轿车缓缓地驶过国华大门口。龙耀宗侧着脸，双目死死地看着舞厅，仿佛要把厚厚的墙壁看穿。场内的欢呼声、音乐声清晰可闻，而满眼的花篮和霓虹灯却逐渐模糊。雨丝纷纷，泪眼朦胧，龙耀宗悄然离去。

潇潇春雨夜，一场不大不小的军事行动也在进行之中。警备区中校处长鲍望春奉命抓捕汉奸白厉冰，接收白家财产，协助他行动的是内务副官林永康。命令是副司令江砥平刚刚下达的。此刻，一辆美式吉普后面紧跟着满载一个排士兵的军用大卡，直扑白宅。

林副官跟随江司令多年，深知这“接收”二字名堂甚多，鲍参谋刚从友邻部队调来不久，尚不摸底，故趁行车之际探探口风：

“真是好大的来头，警察局不抓，检察院不抓，竟然动用起警备区的部队，待会儿我到要看看，这个白厉冰是不是三头六臂的怪物！”

中校参谋鲍望春，今年二十七岁，身高将近一米八，是个相貌

堂堂的山东汉子。他打仗勇敢，办事认真，颇得长官青睐，特被推荐到江砥平手下，此番是来上海后第一次执行任务。他不清楚接收伪产要派个内务副官干什么，但知道这个林永康跟江司令关系特殊，是个碰不得的人物。

“怪物到不是，可这家伙走私、贩毒、包娼、包赌样样有份，特别是日伪时期跟日本人的关系很不一般，我真奇怪上海地方上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动他？”

林副官察言观色：“这么说，这家伙肥得很喽，家中黄金美钞一定少不了，鲍处长，这是一趟美差呀……”

“嗯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哦，我是说，这家伙落到我们手里，好日子就到头了。”

鲍望春其实已经听出弦外之音，便正色道：“林副官，此次奉命抓捕人犯，查封财产，系警备区特别行动，外界必定高度关注，加之上海媒体众多，各路记者防不胜防，所以一定要严令部下奉公自律，秋毫无犯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林副官一个劲地点头。心里却不以为然，一本正经的，老子见得多了！

说话间，白宅已经到了。林副官叩开门，不等门房问话，大队人马一拥而入，吓得门房尖叫起来。白厉冰的老婆徐大风闻声急忙从里屋出来，一看这架势双脚直发软。

“长官，长官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林副官喝道：“白厉冰呢？叫他出来！”

徐大风回答：“他？哦，他出去开会了。我是他太太，有什么事跟我说一样的，改天我再让他登门拜访。”

鲍望春道：“不，我们有重要公事，今天务必找到白厉冰。”

“好好好，长官请稍待，”徐大风欲往里走，“我上去换件衣服就带你们去找他。”

鲍望春伸手制止：“站住！我奉命逮捕白厉冰，查封所有财产。林副官，行动！”

“是！”林副官转身指挥士兵欲冲进屋子。

徐大风见势不妙，抱住林副官的一条胳膊高声大叫：“长官，你们不能随便抓人啊，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家，什么样的事情都好商量嘛……”

她的目的很明显是要人报信，里屋的一个女佣见此情形，机警地跑进卧室给白厉冰打电话。

……

白宅客厅，黄花梨落地钟当当地敲了十一下，林副官有点沉不住气，走到鲍望春面前，悄声说：“鲍处长，会不会走漏了风声，姓白的跑了？”

这句话让一直在暗中窥察的徐大风听见了，她猛地一拍大腿：“对啊，我想起来了长官，老头子说要去一趟杭州，没准他开完会直接走了？”

林副官大怒：“他妈的，一定是你通风报信！告诉你，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老子也要把他抓回来！”

不料，一个声音出现在他的身后：“跟一个女人，用得着动这么大的肝火吗？”

正是白厉冰。别看他今年五十出头，却依然脸色红润，腰板笔挺，颀长的身材着一身本白色的亚麻布西装，一副名绅作派。

鲍望春道：“白厉冰先生？”

白厉冰转过脸：“在下便是。这位长官，能请教一下尊姓大名吗？”

林副官喝道：“哪来这么多废话，跟我们走！”

白厉冰一笑：“我既然来了，当然会跟你们走，不过这么晚了，总得让弟兄们吃顿宵夜吧？”